

慢慢讀，詩

太和茶

渡也

因為四面環山
所以汗染謝絕了太和村
和陶淵明一樣
茶葉都沒有世俗的煩惱
身體都健康

因為從早到晚
都承蒙陽光的關照與提攜
所以，茶葉住在太和村
都幸福美滿

所以夜晚，茶樹上的葉子們
都作夢了
夢見世界
夢見世界的味蕾

在世界各地
只要打開壺蓋
陽光、雲霧、雨水
以及太和村民的夢
都在太和茶葉心中



倫敦「聖保羅大教堂」(St. Paul's Cathedral)的鄧約翰大理石像。



鄧約翰年約二十時的畫像(The Lothian Portrait)，現藏於倫敦「國家肖像館」(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)。



英國詩人鄧約翰《哀歌集》書影。(圖/聯經出版提供)

在台灣翻譯世界·在今天想像未來
——102年度國科會經典譯注講座

圓規上的跳蚤：

英國詩人鄧約翰及其《哀歌集》

詩家總愛西崑好，獨恨無人作鄭箋。——元好問

曾建綱 (文藻外語學院英國語文系教授) 文·圖片提供

1 鄧約翰：生平與家世

詩人鄧約翰(John Donne)1572年生於倫敦，先祖來自威爾，其外高祖父是《烏托邦》(Utopia)的作者湯馬斯·摩爾(Sir Thomas More)。鄧約翰於1592-1595年間入「林肯法學院」(Lincoln's Inn)習法。在兩度參與海外探險後，他榮任大臣艾格騰(Sir Thomas Egerton)的祕書，本可有大好仕途。不幸，他在1601年與大臣喬治·摩爾(Sir George More)的愛女Ann More祕婚，讓他丟了祕書一職。1621年，他受命為「聖保羅大教堂」教長(Dean of St. Paul's Cathedral)，直至1631年死於任上為止，得年六十。他的詩作在1633年由倫敦書商John Marriot出版，這是鄧詩第一次問世。

2 鄧約翰詩歌品類概述

鄧約翰的詩作共約180餘首，其中較知名的包括《短歌與十四行集》(The Songs and Sonnets)，名作如《跳蚤》(The Flea)及《告別：不准傷悲》(A Valediction: forbidding mourning)等；《哀歌集》(The Elegies)；《十四行聖詩》(The Divine Poems)，名篇如《死神，別神氣》(Death be not proud)。

3 《哀歌集》的創作年代及背景

要精確定位《哀歌集》的創作年代，唯

一的外證來自於文友姜森(Ben Jonson)的一段話，其中說到鄧約翰「早在25歲前(1597-98)，就已寫下絕佳之作」，包括《哀歌集》第1首《臂鐲》。如此看來，《哀歌集》應寫於伊麗莎白一世晚期。劇作家馬羅(Christopher Marlowe)以「英雄雙行體」(heroic couplet)英譯古羅馬奧維德(Ovid)的情色詩集《戀歌集》(the Amores)，並題為《奧維德哀歌全集》(All Ovids Elegies)，約在1594-99年間問世，這使得此體在1590年代得以臻於成熟。當時英國這股「哀／愛風」，肯定是《戀歌集》所起的頭。今日所見的《哀歌集》，正是產生在這樣的文學氣氛之下。

4 《哀歌集》的古羅馬風

首先，「金錢與女人」之為題，常見於《戀歌集》，其中的第1卷第8首，鴉母Dipsas就告誡旗下姑娘：「人長得俊，妳也別求和他共枕，／先看他的出手，妳好打起精神。」在《哀歌集》第1首《臂鐲》(The Bracelet)中，鄧約翰先說金錢在大

都市裡之妙用：「天使金幣，上天遣兩下凡支付／我一切所需，做我忠心守護，／與新識結交，同強敵息兵，／於夙興夜寐之間，慰我心靈。」不過，沒錢則不妙，因為詩中人弄丟了女友的金鍊，一旦負擔賠償，則下場極為難堪：「多少雄心，受其撫育，都將消亡，／我那青壯活力與血氣方剛／也將消散，要愛，就看輕財富，／以免我財盡，妳的愛就此裹足。」

其次，愛情涉及諸多「技術層面」，奧維德的《愛之技藝》(Ars amatoria)，一開頭就確立「愛情技術論」的基調：「羅馬城裡要是有人不諳愛的技巧，／則該細讀本書，讀後必然有一套。」隨後，奧維德自命為師：「阿奇里斯受業於奇龍，我則是愛情的導師。」《哀歌集》也模仿這個「愛情導師」的主題，例如第4首《嫉妒》(Jealousy)就直入偷情的「技術面」：「我兩別再如昔，公然譏笑，／以輕蔑的暗語，他的醜貌；／也不要再與他同桌共進，／別因交談、碰觸，而面露姦淫。」在他鼓脹小腹，酒足飯飽

／打鼾、倒坐，陷身柳條大椅之交。」詩中人指導有夫之婦，如何於夫婿在場之際，仍可與地下情人眉目傳情。

5 鄧詩的「周邊商品」：音樂與電影

挪威當代鋼琴家、作曲家凱特爾·畢揚斯達(Ketil Bjørnstad)發行的專輯已超過40張，且熱愛鄧詩。他亦出版了多部小說，其中《琴聲·情深》(原名Til Musikken)中譯版將於2014年年初在台出版。他眾多的唱片中，有三張專輯以鄧詩為題材，分別是《影子》(The Shadow)、《恩典》(Grace)和《光亮》(The Light: Songs of Love and Fear)。三張鄧詩專輯共得25首原詩之譜曲及2段散文節錄，原詩多出自《短歌與十四行集》。另外，畢揚斯達亦將於2014年發表第四張鄧詩專輯，名為《狂戀鄧約翰》(A Passion for John Donne)，由德國ECM唱片公司發行。

電影部分的副產品首推《心靈病房》(Wit, 2001)，女主角兼編劇是英國女



電影《心靈病房》(Wit)宣傳照。



挪威音樂家畢揚斯達(Ketil Bjornstad)與《哀歌集》譯者曾建綱，2000年攝於台北圓山飯店。

102年度國科會經典譯注巡迴講座第一場

主辦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、聯經出版公司、聯合報副刊
承辦：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、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、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

●詩人余光中主講「談文學的翻譯」，南部場：11月19日星期二在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，主持人：黃煌輝、蘇其康、鄧育仁，討論人：曾建綱。
●曾建綱主講「17世紀的MTV：談英國詩人鄧約翰(John Donne, 1572-1631)《哀歌集》的戲劇詩」，北

部場11月20日星期三在台灣大學博雅教學館102教室，主持人：陳弱水，討論人：涂銘宏。中部場11月21日星期四在中興大學語言中心萬年廳，主持人：蔡炳坤、陳淑卿，討論人：蘇其康。
●以上每場均於晚間七至九時舉行。本活動可認證

「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」、「通識自主學習點數」，免費講座，歡迎聽講！詳情請參閱活動網址：活動網址：<http://www.linkingbooks.com.tw/1nb/top/2013nsc.aspx>；<http://homepage.ntu.edu.tw/~b00901119/index.html>。

明日黃花

鄭麗卿

記得無絲絲瓜小黃瓜冬瓜苦瓜刺瓜，都開黃色的花，小黃花美得很簡單很明白，招引蜂蝶蝴蝶螞蟻嗡嗡營營在花前花下顛倒夢想。

這些小黃花總是特別醒目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只要我回想起兒時的鄉村生活，眼前就會浮出瓜藤上三五朵的小黃花，映在一片淺綠濃黛的背景之中搖曳著。那種充滿生命活力的黃顏色，變成了記憶深海中的一個亮點，遙遙地頻頻向我招手。

順著瓜藤的攀緣看下去，在那還不知世道艱難的年紀，總以為有瓜棚豆架之處就必然是豐衣足食的地方，有黃墩墩稻草堆的地方就會有雞鳴狗吠，孩童的嬉笑哭鬧，一個小農家日常的樣貌與聲音。那一片屏東平原的太陽總是金光燦燦，四周蒸騰著稻草曬太陽和泥土乾燥後的氣味。蒼蠅飛來飛去的營營聲，也喚起酷熱煩躁的感覺，屏東的酷熱就需要冰水和西瓜來解。在有一棵黃樹樹的剝冰店，夏天我們吃過了仙草冰，撿起剛剛掉落在地的黃槿花，黃花純淨如童年，偶爾會有一兩隻螞蟻還

在黑暗中，黃色特別醒目，據說黃色攜帶著太陽的能量，是光譜中最快樂的顏色……

在花上摸索著出路，我們剝開花瓣放在圈起的手上打下去，「破」一聲，黃燦燦的響聲像極了快刀切開小玉西瓜的脆響。小玉西瓜的綠皮上分布著深綠不規整的條紋，猶如有心又像隨意描出的墨痕，剖開來是鮮黃多汁又清馨的瓜瓤，原來夏日清涼的奇蹟和祕密就藏身在縱橫的墨綠條條裡。

蟬鳴叫的時候，也是芒果成熟時。遠遠望著結果纍纍垂掛著的芒果樹，腦海裡浮現的是一位胖墩墩的母親，身上抱著拖著牽著大大小小一群孩子的形象。土樣黃熟了的氣味最是吸引蒼蠅和餓鬼似的我們小孩，吃水果總是在果樹下隨人吃到飽，殊不知來到城市任何水果都是論斤稱兩地買的，要小口小口斯文地吃，唉，真不痛快。

最禁人心懷的是散發馨香又黃澄澄的香蕉。閃亮著金黃光芒的香蕉，它們可是躲過颶風的摧折，抵抗了象鼻蟲的蛀蝕才存活下來的，那是農家活命的黃金。清甜的香氣洋溢著豐收的喜悅，然而隨著農作豐收而來的卻常常是滯銷，青果合作社不收購了，於是一牛車一牛

車採收下來的青綠香蕉就堆在門口，任由它們一天天慢慢轉黃，慢慢長出點點的棕斑，慢慢變成熟爛的黑棕色，蚊蠅瘋狂翻飛其間，之後一畚箕一畚箕被倒到牛圈裡做堆肥。我們默默有些難過做這些工作，父母親承受了損失也無言語，猶如承受風災、水澇和乾旱一樣只能看天嘆息，然後又開始盤算著下一季要種什麼才好。他們的堅韌，真如牛車路上綿延地百折也不屈撓的牛筋草。

當年父親和我帶著綠白相間的帆布行李，在村裡的車站等客運車。有鄉親向父親祝賀：要帶查某子去讀大學啊，真福氣喔。父親有些得意，有些赧然地笑笑，就像人家讚美他田地裡的農作物一樣。對號快火車八小時的路程，途中父親買了火車便當，在一盒滷肉豆干暗淡的顏色裡，閃跳出一片鮮黃的醃蘿蔔，一朵小黃花似地裝飾著飯菜。母親總以她有限的健康常識一再告誡我們不可吃染色食物，父親卻是百無禁忌，滋滋有味地咀嚼著。父親一路上看著車窗外，目光隨著那一片平原望去，微笑著斷斷續續數說那些土地上的作物：「那苜蓿吐花了，……這稻子可以割了…，那一畦一畦的是土豆，茄子，也有人養魚仔呢……」彷彿叫喚老友的名。也曾有那麼一時刻，他神情鄭重，似乎想要對我說點什麼又好像沒有。村子裡的老人形容父親每天的勞作，就像一個永不疲累的鐵人一樣，漢草好又骨力。而此時，

鐵人的雙臂因長期在烈日下曝曬，浮出點點鐵鏽般的汗斑，一如過熱的香蕉皮上冒出點點的棕暗色的斑點，我也想對父親說點什麼終究又不知道要說什麼。

年輕時，總覺得金光閃閃的金飾實在俗氣。結婚的時候，母親從鄉下帶來金項鍊、手鐲，這些首飾披戴在身上，俗麗到極點。但是在這一天，因為母親歡喜，父親歡喜，我也滿心歡喜任由母親一一為我戴上。黃澄澄的首飾，彷彿父母長滿老繭的雙手種出來的金黃飽滿的稻穗，黃色花環一般圍繞在我的頸項和手腕上，我想這是農家女兒最豐美的嫁妝了。這些金飾握在手裡沉甸甸的，作功樸拙，不如百貨公司裡精巧的金飾，設計感強，圖案美麗，但是斤兩少了，都市人的情意也像打薄的金片似的脆而易斷。

在黑暗中，黃色特別醒目，據說黃色攜帶著太陽的能量，是光譜中最快樂的顏色，可以消化憂傷和沮喪的心情。在不快樂又有點憂傷的庸常生活中，我多麼希望如黃色一樣具有脈動的能力，讓身體裡斑駁的生命記憶甦醒過來。而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無趣的人，平時總穿著黑，白，灰或是褐色等等安全色系的服裝，曾經，非常渴望買一件黃色的，一件彩度百分百像熱帶夏日陽光扎人眼睛的衣衫。我試想穿著一身火似的黃衣上街，上班，把自己像顆炸彈一樣扔到街路、辦公室去。當然，那也只是一時的

〈聯副文訊〉

「第十六屆台北文學獎」 11月30日截止收件！

由台北市政府主辦、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的「第十六屆台北文學獎」，已開始徵件，至11月30日截止。今年以「台北書寫·跳舞時代」為主題，徵求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、古典詩、舞台劇劇本及年金類等六類，獎金總額達新台幣253萬元，其中最高獎金為年金類得主60萬元。簡章可在台北市各藝文場所及誠品書店免費索取，或至文化局網站<http://www.culture.gov.tw>查詢，詢問電話：02-2228-1626。(丹璿)



狂想罷了。記憶中那一抹清亮的黃，仍然時時吸引著我。過年時節特地買一盆黃菊花，也是新年新氣象，明快簡潔漂亮，在春節期間陰鬱的天氣裡，藉以醒目醒神。到了四月黃菊仍開出十餘朵花來，在早晨陽台上濕潤的氛圍中，撥弄間菊葉散發出沁鼻的氣息，一簇一簇的鮮黃，觀之不厭。依稀一股騷雅，陶詩的精神湧動其上；依稀一股古早時代的什麼在召喚著。